

△
《关心下一代 永远跟党走》
作者:马学荣(80岁)
洪山区和平街道保利城社区

△
《仙岛湖揽胜》
作者:刘春林(87岁)
汉阳区老年大学

春之生机藏在故土根脉里

故乡是滋养我生命的根土，亦是我踏向远方的最初启程地。纵使岁月奔流、山高路远，心底的牵念从未淡去——魂牵梦绕的，是泥土清新的气息，是柴火余温的低语，是祖屋檐角垂落的春雨。

这份血脉里奔涌的春日回响，从来都藏在武汉黄陂北乡木兰山下的这片土地里。

四月的第一个周末清晨，天未破晓我便踏上归途，驱车奔赴这方藏着春息的故土。薄雾如纱轻笼着木兰山脚，车行至滢水边的北乡旧镇时，恰逢晨色初染、万籁尚静，整座小镇都浸在春日的清润里。

此行与兄弟姐妹相约回乡祭祖，闲暇时独自踱步乡野，只想细细触摸故土独有的春日生机。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田一池、一人一物都格外亲切。走着走着恍然懂得，最动人的春意从不在名山之巅，它就藏在故乡的篱落间、苔阶上、露珠里：一茎新芽顶开陈年腐叶，半寸草色晕开微凉晨气。这生机不争朝夕，只静默破土、柔韧拔节，恰如故土从未断流的呼吸，在北乡的土地上，悄然吐纳着千年未改的春讯。

雾霭轻笼的乡道蜿蜒向前，青石板石阶直通白墙老屋，满眼都是故乡春日独有的清幽。远

看草色浅浅连成茵茵一片，走近却疏淡依稀，野黄花点缀在绿茵间，几座屋舍隐在云烟雾霭里，更添几分质朴诗意。

木兰山古称“木兰叠翠”，巾帼英雄花木兰曾在此习武筑寨，山下的北乡村落也承接了这份清刚气骨，向来不争不显、内敛自持。

这里的春从无半分浮艳之态，生机深深织进树梢枝头、青石缝隙、夯土老墙、柴门剪影中。这便是北乡故土春日的本真质地：不张扬却不可摧折，不炽烈却恒久绵长，不华艳却生机勃勃。

石阶上猫影闲坐沐春光，红门旁母鸡缓步觅食，白墙下斜倚着古旧木板，砖红屋舍静静地立在晨雾中。没有雕梁画栋的精致繁复，只有岁月打磨出的粗粝与温厚，满是北乡故土的烟火温柔。

我蹲身细看，一朵蒲公英悬在风前，绒球微微颤动，只待一阵轻风，便散作千点飘向乡野；抬眼望去，几片橙红枝叶垂露欲滴，一枝枯杈挂着水珠如珠玉，水光里映着整个澄澈的北乡之春。萌发与更迭共生，新生与承续同在，枯荣同枝、动静相融，这是时间写给北乡故土的温柔诗行，也是春日生机最动人的注脚。

俯身凝望春日角落，更能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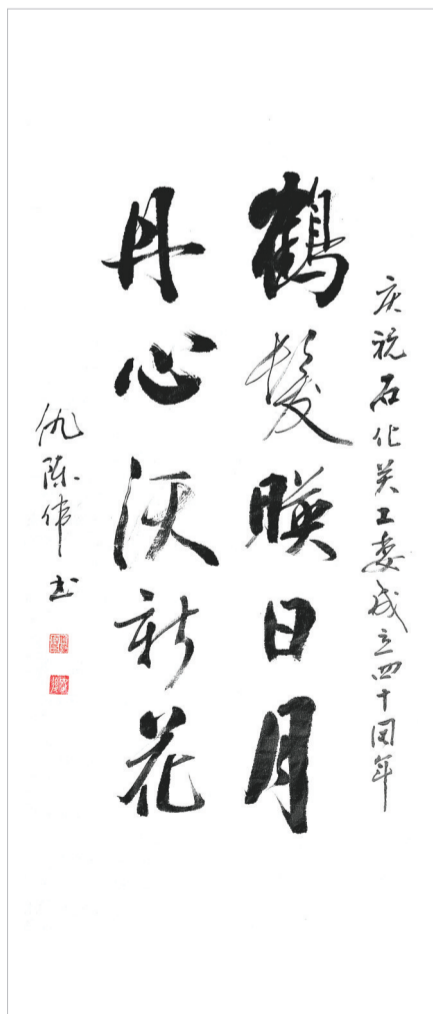
懂这份生机的内敛。露重枝低，水珠在蛛网与叶脉间游走，折射出细碎天光；几片红叶灼灼如火，反倒将周遭新绿衬得愈发鲜亮。它从不是繁花似锦的热闹，而是春藏在幽微处的密语，以露为墨、以叶为纸、以风为信使，在无人瞩目的角落，写尽生命的郑重与顽强。

春日生机从不在宏阔处落笔，只在须臾毫末间，在归人俯身凝望的一瞬悄然显影。那是北乡故土以谦卑姿态，交付的最郑重的生命契约。

袖角沾着淡淡草汁，指尖留着晨露微凉，心头却被故土的春意填得满满当当、暖融融。此刻才真正悟得，所谓归途，从不单是回到一间居所，而是心在乡雾中重新辨认故土的呼吸，在蒲公英飘飞的瞬间，读懂生生不息的生命。无论走得有多远、离别多久，武汉黄陂北乡，始终是我心底最柔软的牵挂。

春之生机藏在北乡故土，它从不刻意邀约，却始终默默守候；从不言语诉说，却以露珠将坠未坠的张力、新芽顶破旧壤的微响，以人与泥土重逢时无声的应答，把根深深扎进我每一次回望的心底，成为此生血脉相连、难以割舍的永恒眷恋。

作者:张新民(59岁) 武昌区徐家棚街道秦园路社区



△
《鹤发映日月 丹心沃新花》
作者:仇陈伟(70岁)
青山区青山镇街道石化社区